

偉大的十年間文學

柯根教授著

沈端先譯



偉大的十年間文學

阿羅納梭著
沈增光譯



柯根教授著 沈端先譯

偉大的十年間文學

——新興文學論續編——

南強書局版

緒言

這本書的課題，——是想對於最近十年間的文學現象，給以一個儘可能地客觀的底概觀。最近數年間的文學，在三年前出版。在這個一般的說來似乎很短，可是用我們尺度來計算，却是已經很長的時期內，文學有了很大的變化。當時還沒有格拉特考夫的水門汀和法兌耶夫的潰滅，可是那時的葉瑞寧還是活着，還是吸引着讀者的注意。使我們懷抱着多大之興味的許多文學現象，不能完成牠的期待。其他一聯反撥活力的文學現象，在這三年之內，也像美麗的花兒一般的凋謝下去。所以，在此必然的引起了一種回顧從前，而將過去總決算一下的希望。我想，和十月革命十

週年期內其他一切「總決算」的著作並行，這本書的出版，也有牠的必要。在這書裏，重新檢討了在我以前著作（現代文學，我們的文學論爭，新興文學論，文學上的赤衛軍等等）裏面檢討了的一切文學現象，而在另外加進了許多最近的史料。著者在此，對於企圖理解這個文學史上值得注意的時期的，複雜多樣的一切現象的讀者，也想貢獻一點領導的綱領。

K · P ·

序 論

—

序
論

1

這十年，使我們和那十月革命從地上掃除了已經保持數世紀的那種舊制度的日子分開。和對於舊制度一樣，十月革命對於這種制度所養成的舊的意識，也給了同樣的打擊。確立新見解的鬥爭開始，文學——就是這種鬥爭裏面的一種最重要的要素。最初十年間的俄國文學，有了不能預測一般的變化。這十年間的文學發展，特別地表示着複雜的過程。沒有爭鬥，舊的東西是不肯將地位傳讓給新的。在這值得注意的時期出場的作家們，碰到了文學創作的傳統的形式。他們所有的新的內容，不能很快地發

見藝術的形態化。最初，對於新的思想和感情，他們還是採用了舊的言語和技巧，後來，當他們知道了這種舊的形式的不能通用的時候，於是他們又熱狂般的開始了新的形式的探求。

在這樣的土壤上面，發生了許多意外的、奇妙的、乃至燦爛耀目的東西。對於先行時代遺傳下來的文學遺產堅決地絕緣的人們、要求很快地將文學包括進新生活形式鬥爭的一般體系裏面的人們、和將文學看作與實際應用沒有關係的單獨藝術價值，而不能擺脫革命以前文學觀的人們，發生了衝突。當然，占有（現在還是占有着）這種爭鬥的中心點的，是文學的內容，是導入文學裏面的觀念。革命的影響，尤其是在初期，不能達到纖細的形式探求，不能達到美和技巧的完成。在這裏，不必一定企圖完全，重要的是在向着一定方面的反撥，和採用一切方法的反撥。言語，非對日

常事件服務不可，非對緊急的一切課題服務不可。因為，這種緊急的瞬間，關係於革命的運命，或許也可以說關係於全世界的運命。爲着完成革命而登場的幾百萬的新人，他們不是過去受過愛撫的人物。他們不知道過去文學，他們祇是把握了能夠適合他們的要求，而和他們情緒合致的言語。他們，對於這些言語的是否獨創，是否新鮮，或者是否以前的作家曾經用過，全不當作問題。

依據內部的最根本的冀求，這十年間的文學可以分做兩個時期。或者，更正確地說，在此可以看出兩種根本的傾向。因爲他們的活動和勢力，不能機械的裝進年代記的框子。在此可以說的，祇是在革命最初的幾年，一方的勢力占了上風，*Yes*。實行之後的幾年，其他一方的勢力得了優勢。前者的本質，——是：將文學誘致到革命工作，使牠脫離理想主義

的文學見解、反對不顧時間空間而發展的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以及消滅一切自私自利的文學理論的殘餘。在此，他們必然地到達了將文學當做革命的武器，當做生活的反映，乃至當做生活的行動要素的結論。獲得了地位的新興階級的意特渥洛奇所有者們，在此，非和在理想主義旗下發展的革命前期文學最有才能的作家們衝突不可。所以，在最初時期，普羅列塔利亞藝術思想與過去文學對置着的，不是新的藝術革命的作品上的財寶，而是完成普羅作家團體之編成和開始革命文學之發達的那種頑強的理論上組織上的工作。過去的作家們，或者亡命海外，或者沉默不響，在文學上，他們的議論很少。不必說，文學在「質的」見地上是低下了，但是這種鬥爭的結果，對於理想主義的勝利，已經很顯著了。

第二期，具有文學的社會的意義已爲一切人們的承認的特徵。這個時期，鬥爭已經不在文學是否上層機構的爭論。鬥爭，已經容受了新的形式。文學的各個流派，相互地爭奪着無產階級要求（或者在廣汎的意味說，革命的要求）之表現和武器的名譽。理論的思想，都是緊張地集中在上層機構中最複雜最含混的文學和藝術之本性的研究。對於不久之前還是流行着的亞亨華爾特（Aichenwald）和梅賴裘考夫斯基（Merezhkovsky）的藝術神來說和豫言詩人，已經誰也不去注意。所以在文學上看來，鬥爭的本質，也是比前期更加深刻，更有效果。關於文學的創造的一切問題，進展到批評家及作家們的注視的世界。第一期之特徵的直線性，已經將牠位

置移讓給創造諸法則、熟練、技術、樣式等等的仔細的研究。爲着藝術作品向上而鬥爭的口號，有時候，完全地形成了支配的口號。在此，又惹起了許多的爭論。就是，人們以爲普羅作家，重新復歸到革命以前的自足的美、和藝術的形式底文化。在革命所提出的一切新問題的基礎之上，我們假使要評價文學思想之成果的深度，那麼我們祇要想起藝術作品裏面的認識的 Moment 與行動的 Moment 之間的、爲着優位而爭鬥的事實，就能知道。歷史在俄國革命和俄國無產階級前面的提出的世界的課題，現在已經要求我們不僅對於本國，而且要有對於全世界現實的一切複雜的多樣性的深刻而全面的研究。現代文學的主題，愈加深入，愈加廣博，不能超越的深淵，使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之間的普羅詩人的詩歌，（充滿了歡喜的、單純的詩歌、就是歌頌救世主普羅列塔利亞特、和歌唱榨取的天國

就要破滅的那些作品）和現今俄羅斯文學之一切財寶（心理學上和道德上最嚴肅而最有意義的問題、對於最複雜的精神組織化的纖細的透澈、各種階級生活的明細的情景、以及好容易纔能把握的那種體驗和情緒）畫分開來。現在的文學，已經開始了重新吟味和檢閱過去意識的一切達成的那種偉大的工作。

在文學的這種有責任的位置中間，還包藏着多量的不安。因為這種位置在文學的行動上誘致了一切現存的力量，所以不久之前的明瞭性和直線性，已經轉變到非常難解而綜錯的特性。幾年之前認為簡單的許多問題，已經用牠一切複雜的姿態，站在文學前面，而要求着解決這些問題的緊張的工作。小市民性、個人主義、頹廢性、道德問題、尤其是非此不能實現人類改革之偉大事業的——新社會的個性建設問題，凡此種種，不僅在最

革命的思想界限之內引起了峻嚴的爭論，而且在生活上也喚起了我們認為已經消滅的古舊的、反動的、理想主義的意識力量。現在，普羅列塔利亞觀念形態，站在正在衝突着的觀念和利害關係的新的複雜的情勢中間，主張牠獨特的見解，變成愈加不易。敵人和同伴的區分，變成愈加困難。在這幾年之間，普羅列塔利亞藝術思想已經確立，這是事實。這不僅反抗了理論和組織化了的反動，而是產出了她自身的巨大的天才，在人類精神及社會諸關係的解釋的領域，也出現了一系列豐富的思想上的創造的完成。新的光明，就是普羅列塔利亞世界觀的光明，已經照映了世界文學的所謂永遠的題材，——就是，已經照映了 Hamlet, Don Quixote, Prometheus, 和 Don Juan 等等從來被人愛好的主題。但是，「精神」的反動，也動員了牠所有的勢力，我們鬥爭的場面，變成愈加複雜；新的文學的對於為着

確立新的意識而鬥爭的事業的參加，也變成愈加困難。譬如最近關於「葉瑞寧主義」的論爭，——這就可表明，當那在革命以前的雰圍氣裏面成長起來的偉大的天才，一旦傳播了病毒的時候，用我們尚未鞏固的頭腦去和這種病態的魅惑鬥爭而畫分出頹廢的界限，這是何等困難的事情。

三

要那處身觀念鬥爭渦卷裏面的現代人，採取客觀的態度，確是非常爲難的事情，同樣，要我們用對付文藝復興或者浪漫主義運動一般的過去偉大文學運動的態度來結算最近十年間的文學，是非常困難的工作。可是，據我的見解，某種程度的客觀性，現在已經存在。在已往的著作（最近數年間文學、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論（譯註——拙譯新興文學論南強版）、我們的文學

論爭及其他）裏面，著者對於現代文學現象的觀點，已經充分地表明，同樣，對於現代文學的各種傾向，也已經敘述明白，這些事象，作者以為都是反映歷史過程的客觀之發展的正常的傾向。在本書，作者祇是希望：在現代文學的複雜而相尅的各種傾向裏面，能夠幫助讀者決定自己的方向，在互相鬥爭着的一切流派和個個作家中間，能夠領導讀者尋出自己的出路。對於各種流派，著者努力地想在兩種斷面上講解。就是，第一，說明這種流派對於自身課題的理解，第二，介紹其他流派對於這種主張的說明，和他們在觀念鬥爭上評價。我想，這樣的著作，也有相當的效用。在激烈的鬥爭中間，常常失却正當的展望，而用不整齊的歪曲了的光線，來照映全體的光景。某種的歷史主義，對於各種現象的某種描寫，在鬥爭的正中，尤其是在十週年的祝日，決不是無用的努力。唯有這種慶祝日子，

才能暫時停止一下，回顧過去，而在心裏自然地發出爲着更有力地前進而將過去結算一下的那種要求。

